

不要輕易考驗人性

作者:羅斯

尼爾斯·呂貝里·芬森
芬森是丹麥著名醫學家，也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位臨床醫生。

到了晚年,芬森準備尋找接班人。在助理喬治的配合之下，芬森從衆多慕名而來的醫學界才俊中選了一個名叫哈里的年輕醫生。但是,醫學研究十分枯燥,芬森有點擔心這個年輕人不能堅持。

喬治建言道:“先生,據我所知,哈里家境貧寒，您不妨請您的朋友假意出高薪聘請哈里,看看他會不會動心。如果他被金錢所誘惑,自然不配做您的弟子。”

然而,芬森卻說:“謝謝你的提議,但是我不能採納。我一直都很贊同一個觀點:不要站在道德制高點俯瞰別人，也永遠別去考驗人性。他出身于貧民窟,怎麼會對金錢有所渴望?如果我們一定要設置難題考驗他,說,給你一個高薪的輕鬆的工作你干不干? 而且答案必須是否定的。那么,對他來說,內心肯定是糾結的。因為,他要在現實生活與夢想面前做出兩難的選擇。而他跟着我研究醫學,根本不必到那一步，我何必要求他必須是一個聖人……”

最終,哈里成了芬森的弟子。若干年後,哈里成爲丹麥著名的醫學家。

後來，哈里聽說了芬森當年拒絕考驗自己人性的事,老淚縱橫:“假如當年恩師用巨大的利益做餌,來評估我的人格,那么我肯定會掉進那個陷阱。因爲,當時我的母親患病在床需要醫治，而我的弟弟妹妹們也等着我供他們上學，如果那樣，我就沒有現在的成就了……”

一個聰明的人，不會讓別人在自己與利

益中做選擇,而是竭力創造彼此共同的利益;只有愚蠢的人,才會去考驗別人的 人性,然後,兩敗俱傷。

祇需要知道深水區就夠了

作者:[英]卡洛琳·李

美國“密西西比號”客輪在波瀾壯闊的密西西比河上航行。

一位遊客主動與船長搭訕:“船長先生，您在這河上航行了這麼久,經驗這麼豐富,我想您一定對河中的每一處淺灘都摸得一清二楚,瞭如指掌了吧?”

這位船長在這條人稱“老人河”的大河上已經航行了幾十年,當然積累了不少的經驗教訓,可是他的回答卻讓這位遊客大吃一驚。他說:“不,先生,我對河中的暗礁、淺灘並不完全清楚。”

“您說什麼?”遊客疑惑了,接着又好奇地問,“假如您連哪里 有淺灘都不知道,那您怎麼領航呢?”

船長微笑着說:“爲什麼一定要在淺灘之間摸索呢?在淺灘之間摸來摸去,可以說是白白浪費時間!我只要知道深水區在哪里,不就足夠了嗎?”

自愛

作者:亦舒

客人說錯了話,被好事者傳揚,一時沸騰起來,主人只是答:“當時不在場,未有所聞。”

真是好智慧。

大多數人病在眼睛太尖,耳朵太靈,什麼不應看到的東西,一概照單全收,不該聽、不好聽的話,偏偏搶着去“洗耳恭聽”,聽完看完又不能一笑置之,氣,活該氣。

也太樂于接受別人的侮辱了,簡直當大禮承受,又把說是非者當送禮人般恩待,幾乎感激涕零,奇哉怪也。

眼睛與耳朵都要安裝開關,必要時使電流接不上,一點知覺都沒有,就不會泄露風聲。

歲月無多,光陰似箭,自然挑悅目的看、悅耳的

的自傳，剩下 100 多冊,無法處置。再三考慮之後，女兒雙手合十默念道:媽媽,留下來的人還要生存,只有對不起您了。說完,她只收起四部自傳,其餘的都銷毀。母親的日記,她帶走了,但每讀一遍，都沉浸在痛苦之中。當她 49 歲時,先燒掉了自己的日記,然後把母親的日記也斷然燒光，從此一了百了。

風靡全球的《廊橋遺夢》，其實也是一個從遺物講起的故事。

死之前應該做的事,似乎還挺多。如果疏忽了,有時是難以彌補的缺憾。一位妻子患病住進醫院,丈夫天天守候在床邊,寸步不離。妻子剛開始是感動,隨之是生疑。終於察覺到自己得的不是一般的病,丈夫是在盡力增加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時間。她深深地不安了,一再強烈要求出院,回到自己家中。丈夫知道她病情重篤,哪敢讓她走,只好不斷說“明天我們就辦手續”,敷衍她。女人終於在一天夜里,大睜着雙眼走了。丈夫整理妻子遺物的時候，發現了她與情人八年相通的記載,總算明白妻子最放心不下的是什麼了。

讀着這些文字,心好像被一只略帶冷意的手輕輕握着,微痛而警醒。待到讀完,那手猛地松開了,有新鮮奔涌的血,重新灌注四肢百骸,讓人感到陽間的溫暖。

是她的家，所以，她每年回 一次武漢。

從她的講述中，我飛快地算出一個數字——30 年，一個德國女人爲一個中國建築師守寡 30 年。我無法想象，是否老之將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，面對逝去的浪漫、時代的變遷、親人的離去和生命的終結，都會有一份類似的平和。正如我無法想象,1966 年她的丈夫和當時許多不堪忍受污辱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，將生命連同他們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諾一起結束時,是怎樣一種切膚之痛。老人的敘述中沒有任何愁苦，她幾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。

飛機開始降落。“我可以知道怎樣在北京找到您嗎?”我小心地問。“五天以後我返回北京,咱們要是有緣,就還可以碰上。”她笑着說。

在武漢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來,我做的

聽。好事者服務再佳,態度再誠懇,也可以對他 說:有勞操心,不感興趣。

愛己者人恆愛之。

疲倦的母親

作者:許地山

那邊一個孩子靠近車窗坐着,遠山,近水,一幅一幅,次第嵌入窗戶,射到他的眼中。他手畫着,口中還咿咿呀呀地唱些沒字曲。

在他身邊坐着一個中年婦人，低着頭瞌睡。孩子轉過臉來,搖了她幾下,說:“媽媽,你看,外面那座山很像我家門前的呢。”母親舉起頭來,把眼略睜一睜,沒有出聲,又支着頤睡去。

過一會,孩子又搖她,說:“媽媽,不要睡吧,你且睜一睜眼看看外面八哥和牛打架呢。”母親把眼略略睜開，輕輕打了孩子一下，沒有作聲,支着頭又睡去。

孩子鼓着腮,很不高興。但過一會,他又唱起來了。

“媽媽,聽我唱歌吧。”孩子對着她說,又搖了她幾下。

母親帶着不喜歡的樣子說:“你鬧什麼?我都見過,都聽過,知道了;你不知道我很疲乏,不容我歇一下嗎?”孩子說:“我們是一起出來的,怎麼我還頂精神,你就疲乏起來?難道大人不如孩子嗎?”車還在深林平疇之間穿行着。車中的人,除那孩子和一兩個旅客以外,少有不像他母親那麼酣睡的。

要命的嫉妒

作者:[英]羅素

我認爲嫉妒很大程度上是由童年的不幸催生的。

一個孩子發覺人家在他面前偏愛他的兄弟姐妹,就養成了嫉妒的習慣。等他進入社會

最近,我看了一部電影,榮獲 2013 年度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《尋找隱世巨聲》。電影講了一個懷才不遇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原本是在陋巷的草根酒吧演唱的創作歌手,偶然被唱片監製人發現,驚爲天人,立即跟他簽約,以強大班底爲他製作了首張個人專輯《Cold Fact》。唱片公司滿懷期待,以爲他必將一鳴驚人,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,唱片只售出六張。

他又出了第二張唱片,銷量還是慘不忍睹。公司死心,跟他解約。他從此彷彿從人間蒸發,再沒有人見過他,也沒人提起他。據傳他在一場告別演唱會上,以吞槍或自焚之類的悲壯方式自殺。

機緣巧合,他的一張唱片遠渡重洋被帶到當年種族隔離的南非,其歌曲中含蓄的反抗精神,滋潤和啓發了無數心靈,爲公民抗爭提供了動力。結果這張唱片狂賣了近五十萬張,創造了樂壇奇迹,當地幾乎所有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完整哼出唱片中的每一首歌。他成了南非人心目中的傳奇。

遺憾的是,當時南非極其封閉,美國人不知道自己的一位歌手在南非被奉若神明，而南非人也不知道，他們心中的這位天皇巨星在故土竟如此落魄潦倒。

幸虧有一些鍥而不捨的南非歌迷千里追蹤，終於找到了他們的偶像。原來他沒有死!二十多年來，他一直在當建築工人，以汗水養活了一家人。這些年,他並沒放棄音樂,閒暇時會帶着家人參觀博物館、畫廊等,他跟女兒說,即使窮,也要讓她們欣賞到世上最美好的事物。

尋找隱世巨聲

作者 蔡子強

樂迷找到這位尚在人間的偶像,欣喜若狂,邀請他到南非舉行演唱會,他很平靜地答應了。他原本以爲只是在當地的酒廊，在二三十人面前表演一下而已,哪知道,他剛下飛機,就有豪華房車前來接機,表演場地竟然坐滿了人,四場演唱會共有兩萬人來捧場!不少南非人在進場之前還半信半疑,擔心這是一個謀財騙局，畢竟消失了二十年的偶像,豈能重回人間!等見到他真的出場,聽到那熟悉的聲音後,大家熱淚盈眶——那是伴隨他們度過最黑暗的種族隔離歲月、給他們心靈以安慰的聲音。

過後,他回到底特律貧民區的老房子,仍舊過着平凡的生活。他還是原先的自己，安貧樂道。他的名字叫 Sixto Rodriguez。



籌劃永別

作者:畢淑敏

有一個女性朋友，從 62 歲起就把家中房子改建成三間,適合老年人居住,以用作“最後的棲身之所”。刪繁就簡,把用不着的傢具統統賣掉,只剩下四把椅子,兩個杯盤。丈夫嘆道:這麼早就給我收拾好啦!

一個女兒爲父母收拾遺物，閣樓就像舊倉庫,到處是舊書和電話簿,摞得比人還高。式樣該進博物館的服裝,包裝的盒子還未撕開。不知何時買下的布料,質地早已發脆。像出土文物一般陳舊的衛生紙,不起絲毫泡沫的洗滌劑……但房產證、銀行存摺、名章等重要物件,卻不知藏在什麼地方。她想起母親生前常說,我是不會給孩子們添任何麻煩的……心想,人不能在死亡面前好強,還是未雨綢繆的好。

她把父母家中的傢具、衣物、餐具都處理了,最難辦的是,母親生前花了 250 萬日元自費出版

飛機收收起落架的時候,機身猛地一震,我急速地右傾。“不要緊,就這麼一下。”一只手溫 和卻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

這聲音來自我身邊的一位白髮老婦人。她穿着灰色羊絨衫、毛呢長褲,顯得十分幹練,她的白髮卷曲，一雙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邁而渾濁。這雙眼睛讓我認定她來自德國或者法國的某個地方。

“您的北京話很像我外婆講的那一種,現在不大有人這麼說話了。”我試探着說。老人的臉上涌起一種祥和:“這是我 20 歲時開始學的中文口音,1936 年,還沒有開始抗日。”我飛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齡——80 歲。但她的確不像 80 歲的女人。

飛機慢慢爬升，老人如自言自語般輕聲講述起自己的故事。她的家鄉在德國法蘭克福,父親是一位建築學教授。當時父親有一名學生——一個英俊的湖北小伙子,他講一口流利的德文,常常出現在她家的客廳里,在和父親討論問題的時候偶爾會偷偷看她，那時她 17 歲。兩年後,25 歲的湖北小伙子回國前留下一封信,除了用德文規規矩矩寫下的致謝詞之外,還有一張中德文對照的地址卡片:中國武漢……這個地址她只用過一次，用于給他發一封簡短的電報:“將來武漢結婚,請等待。”

兩人結婚後,一直在中國生活,1966 年丈夫去世之後,她便定居北京。60 年的時光已經讓她完全中國化了,她穿過別寧服,拿過紅寶書,有中國人 人手一頁的戶籍卡片,用過糧票、布票、肉票……她講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話，她打趣說這叫作“嫁雞隨雞”。在她的觀念里,丈夫的家就



婚姻是什么

作者:安頓

對他雲山霧罩地講,而他對着我默不作聲。“我知道你是欣賞我的。”相隔千里,我忽然就有了表達的沖動,而這是平地里我不會做的。

丈夫在笑,但他的話依舊淡然:“我在洗衣服、床單還有窗簾,你想想,一個老婆出差了的男人,除了這樣消磨時間還能怎樣?”這是丈夫一貫的表達方式,我似乎只有在異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覺到其中的深意。

五天的時間很快過去，在離開武漢前的最後一個上午，我專門去給丈夫買了一件毛衣。這是我若干次出遠門中唯一一次帶禮物回家。

我提前一個半小時到達機場，逡巡在換登機牌的地方，等待那位令我難以忘懷的老婦人。當灰色的身影出現在我的視線中,我們相視而笑。老人拉住我的手:“小姑娘,緣分也讓你刻意營造出來了。”顯然,武漢之行令她十分開心。

“下了飛機有男朋友接嗎?”我搖頭:“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機,出差。”老人笑了,雙眼眯成一條縫兒:“聚少離多,我們當年也這樣。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。”我點頭,說不出話,忽然就很想哭。“因爲有分離,才顯得在一起的時候很寶貴。”老人拍拍我的手,“我們在一起 30 年,之後我有 30 年的時間用來回憶。你離開家五天,有四個夜晚用于相思,很充實,對不對?”

我的眼淚落下來,打在她的手背上。我們仍然在機場告別。她鑽進計程車之前很認真地問我:“小姑娘,你知道婚姻是什麼嗎?”我一時語塞。

老人粲然一笑:“婚姻就是把穩定送給你愛的人,把浪漫留在你心里。”

回到家，看到丈夫留的字條:“我會用魂斗羅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。”桌布、床單和窗簾都是新換過的，屋子里飄着淡淡的姜花味道。我抱着那件柔軟的新毛衣坐在地板上，把它貼在臉上，想着老人說的話——婚姻就是把穩定送給愛的人,把浪漫留在心里。